

# 飛狐外傳

金庸



下

金庸作品集 1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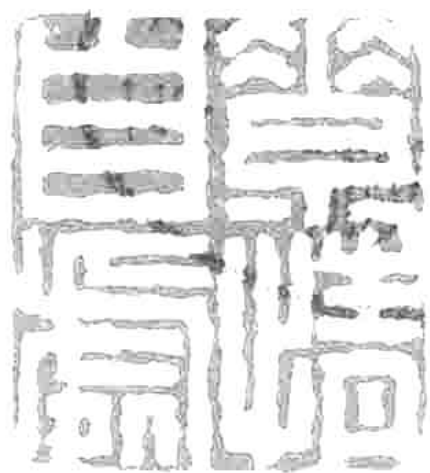
廣州出版社  
花城出版社



飛狐外傳

【下】

金庸



(清·陳豫鍾「素情自處」)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飞狐外传/金庸著. —2版. —广州: 广州出版社, 2006. 3  
ISBN 978-7-80731-085-3

I. 飞… II. 金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143167号

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: 19-2007-082号



本书版权由金庸先生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(不包括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)专有使用  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封面绘图: 李志清

## 敬告读者

为了维护读者、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,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。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。刮开涂层,可见到一组数码,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。

1. 拨全国免费电话4008813150,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18位数码并按#键结束。
2.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18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13828823315。
3. 网上查询[www.macs.com.cn](http://www.macs.com.cn)。

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,可向当地“扫黄打非”办公室、新闻出版局、工商管理部门、公安机关、技术监督部门举报,或直接与我们联系。

联系电话: 020-34297719 13570022400

我们对举报盗版、盗印、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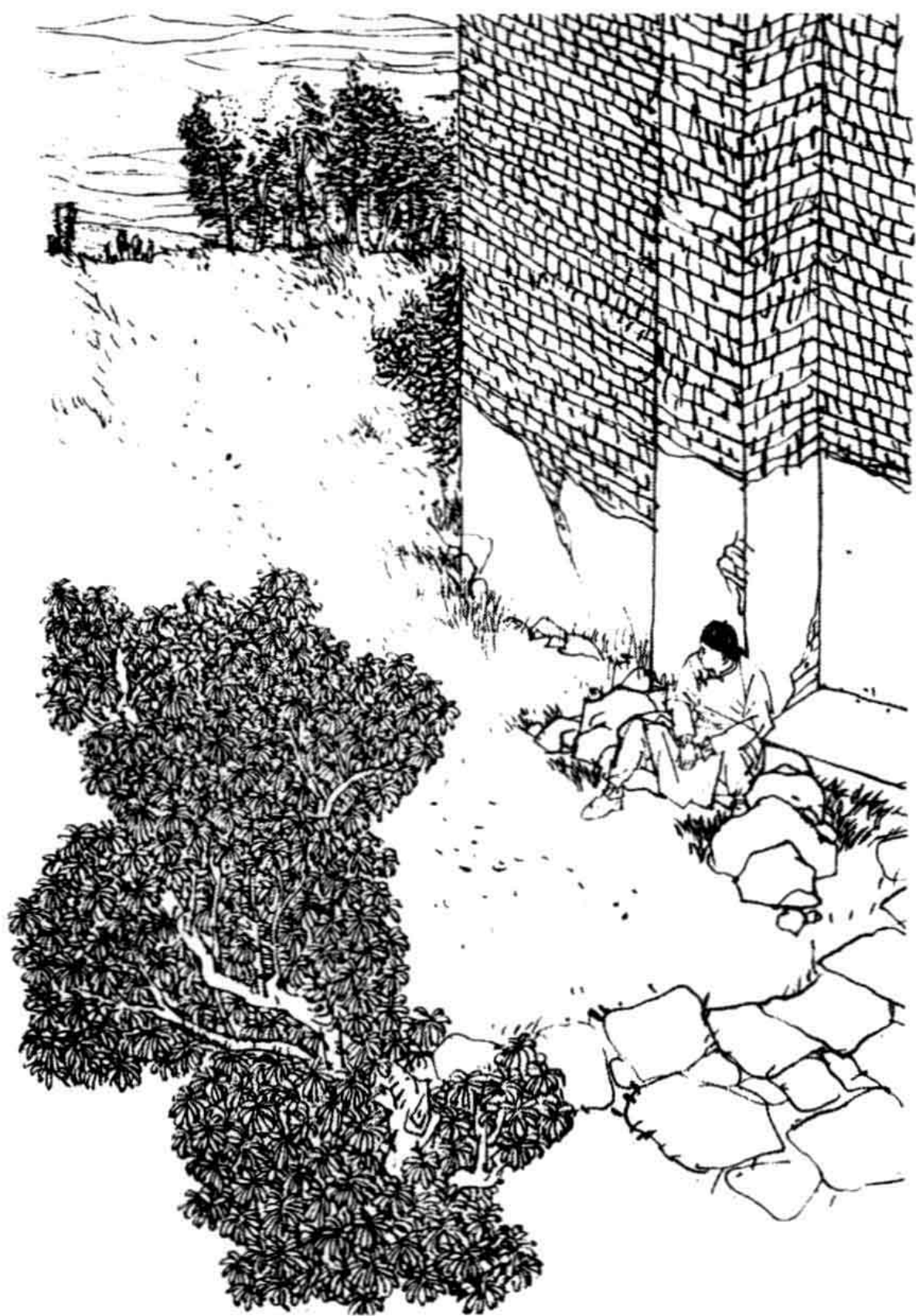
广州出版社  
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



目  
录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一章 | 恩仇之际 .....    | 355 |
| 第十二章 | 古怪的盗党 .....   | 379 |
| 第十三章 | 北京众武官 .....   | 431 |
| 第十四章 | 紫罗衫动红烛移 ..... | 459 |
| 第十五章 | 华拳四十八 .....   | 487 |
| 第十六章 | 龙潭虎穴 .....    | 529 |
| 第十七章 | 天下掌门人大会 ..... | 549 |
| 第十八章 | 宝刀银针 .....    | 595 |
| 第十九章 | 相见欢 .....     | 629 |
| 第二十章 | 恨无常 .....     | 677 |
| 后 记  | .....         | 723 |





胡斐见苗人凤脸色平和，这一刀说什么也砍不下去，大叫一声，转身便走。一口气狂奔了十来里路，这才停住。思潮起伏，恩仇之际，实所难处，可不知如何是好。

## 第十一章 恩仇之际

次日一早,三人上马又行,来时两人快马,只奔驰了一日,回去时却到次日天黑,方到苗人凤所住的小屋外。

钟兆文见屋外的树上系着七匹高头大马,心中一动,低声道:“你们在这里稍等,我先去瞧瞧。”绕到屋后,听得屋中有好几人在大声说话,悄悄到窗下向内张去,见苗人凤用布蒙住了眼,昂然而立,他身周站着五条汉子,手中各执兵刃,神色凶狠。钟兆文环顾室内,不见兄弟兆英、兆能的影踪,心想他二人责在保护苗大侠,不知何以竟会离去,不禁忧疑。

只听得站近厅门口一人说道:“苗人凤,你眼睛也瞎了,活在世上只不过是多受活罪。依我说啊,还不如早些自己寻个了断,也免得大爷们多费手脚。”苗人凤哼了一声,并不说话。又有一名汉子说道:“你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,在江湖上也狂了几十年啦。今日乖乖儿爬在地下给大爷们磕几个响头,爷们一发善心,说不定还能让你多吃几年窝囊饭。”

苗人凤低哑着嗓子道:“田归农呢?他怎么没胆子亲自来跟我说话?”首先说话的汉子笑道:“料理你这瞎子,还用得着田大爷自己出马么?”苗人凤涩然道:“田归农没来?他连杀我也没胆么?”

便在此时,钟兆文忽觉得肩头有人轻轻一拍,他吃了一惊,

纵出半丈，回过头来，见是胡斐和程灵素两人，这才放心。胡斐走到他身前，向西首一指，低声道：“钟二哥和三哥在那边给贼子围上啦。钟大哥，不如你快去相帮，我在这儿照料苗大侠好了。”钟兆文知他武功了得，又挂念着兄弟，从腰间抽出判官笔，向西疾奔。

他这么一纵一奔，屋中已然知觉。一人喝道：“外边是谁？”胡斐笑道：“一位是医生，一个是屠夫。”那人怒喝：“什么医生、屠夫？”胡斐笑道：“医生给苗大侠治眼，屠夫杀猪宰狗！”那人怒骂一声，便要抢出。另一名汉子拉住他臂膀，低声道：“别中调虎离山之计。田大爷只叫咱们杀这姓苗的，旁的事不用管。”那人喉头咕噜几声，站定不动。胡斐原怕苗人凤眼睛不便，想诱敌出屋对付，哪知他们却不上当。

苗人凤道：“小兄弟，你回来了？”胡斐朗声道：“在下已请到了毒手药王他老人家来，苗大侠的眼准能治好。”

他说“毒手药王”，意在虚张声势，恫吓敌人，果然屋中五人尽皆变色，一齐回头，却见门外站着一个人粗壮的少年，另有一个瘦怯怯的姑娘，哪里有什么“毒手药王”？

苗人凤道：“这里五个狗崽子不用小兄弟操心，你快去相助钟氏三雄。贼子来的人不少，他们要倚多为胜。”胡斐还未回答，只听得背后脚步声响，一个清朗的声音说道：“苗兄料事如神，我们果然是倚多为胜啦！”

胡斐回头看去，只见高高矮矮十几个男女，各持兵刃，慢慢走近。此外尚有十余名庄客童仆，高举火把。钟氏三雄双手反缚，已给擒住。一个中年相公腰悬长剑，走在各人前头。胡斐见这人长眉俊目，气宇轩昂，正是数年前在商家堡中见过的田归农。当年胡斐只是个黄皮精瘦的少年，眼下身形相貌俱已大变，田归农自不认得。



苗人凤哈哈一笑,说道:“田归农,你不杀我,总睡不安稳。今天带来的人不少啊!”田归农道:“我们是安分守己的良民,怎敢说要人性命?只不过前来恭请苗大侠到舍下盘桓几日。谁叫咱们有故人之情呢。”这几句话说得轻描淡写,但洋洋自得之情溢于言表,今日连威震湘鄂的钟氏三雄都已受擒,此外更无强援,苗人凤双目已瞎,又怎有逃生之机?至于站在门口的胡斐和程灵素,他自没放在眼下,便似没这两个人一般。

胡斐见敌众我寡,钟氏三雄一齐失手,对方好手该当不少,要退敌救人,料来不易。他游目察看敌情,田归农身后站着两个女子,此外有个枯瘦老者手持点穴槌,另一个中年汉子拿对铁牌,双目精光四射,看来这两人都是劲敌。另有七八名汉子拉着两条极长极细的铁链,不知有什么用途。

胡斐微一沉吟,便即省悟:“是了,他们怕苗大侠眼瞎后仍然十分厉害,这两条铁链明明是绊脚之用,欺他眼睛不便,七八人拉着铁链远远一绊一围,他武功再强,也非摔倒不可。”他向田归农望了一眼,忍不住怒火上升,心想:“你诱拐人家妻子,苗大侠已饶了你,你却一个毒计接着一个,弄瞎了人眼睛,还要置人于死地。如此恶毒,当真禽兽不如。”

胡斐却不知道,田归农为人固然阴毒,却也实有不得已的苦衷,自与苗人凤的妻子南兰私奔之后,想起她是当世第一高手的夫人,每日里食不甘味,寝不安枕,一有什么风吹草动,便疑心是苗人凤前来寻仇,往往吓得魂不附体。

南兰初时对他是死心塌地的热情痴恋,但见他整日提心吊胆,时时刻刻害怕自己丈夫,不免生了鄙薄之意。因为这个丈夫苗人凤,她实在不觉得有什么可怕。在她心中,只要两心真诚相爱,便给苗人凤一剑杀了,又有什么?她看到田归农对他自己性命的顾念,远胜于珍重她的情爱。她是抛弃了丈夫、抛

弃了女儿、抛弃了名节来跟随他的，而他却并不以为这是世界上最宝贵的。她还隐隐觉得，田归农之所以对自己痴缠，肯定还不是为了自己的美色，更不是为了自己的一片真情，而是另有目的。为了权势？还是为了财宝？这时她早已明白了田归农，对于这个男人，天下最重要的，除了自己的性命之外，便是财宝和权势。

因为害怕和贪心，于是田归农的风流潇洒便减色了，对琴棋书画便不大有兴致了，便很少有时候伴着她在妆台前调脂弄粉了。他大部分时候在练剑打坐；或是仰起了头空想，在想做大官，或是在想成为大富翁？

这位官家小姐，却一直是讨厌人家打拳动刀的。就算武功练得跟苗人凤一般高强，又算得什么？何况，她虽不会武功，却也知田归农永远练不到苗人凤的地步。

田归农却不能不忧心，只要苗人凤不死，自己的一切图谋，终归是一场春梦，什么富可敌国的财宝，什么气盖江湖的权势，终究不过是镜中花、水中月罢了！

因此虽然是自己对不起苗人凤，但他非杀了这人不可。现在，苗人凤的眼睛已弄瞎了，他武功高强的三个助手都已擒住了，室内有五名好手在等待自己下手的号令，屋外有十多名好手预备截拦，此外，还有两条苗人凤看不见、不知道的长长铁链……

程灵素靠在胡斐身边，一直默不作声，但一切情势全瞧在眼里。她缓缓伸手入怀，摸出了半截蜡烛，又取出火折。只要蜡烛一点着，片刻之间，周围的人全非中毒晕倒不可。她向身后众人一眼也不望，晃亮了火折，便往烛芯上凑去，在夜晚点一支蜡烛，那是谁也不会在意的事。

那知背后突然嗖的一声，打来了一枚暗器。这暗器自近处发来，既快且准，程灵素猝不及防，蜡烛竟让暗器打成两截，跌在地下。她吃了一惊，回过头来，只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厉声道：“给我规规矩矩地站着，别捣鬼！”

众人目光一时都射到了程灵素身上，都不知道她要捣什么鬼。

程灵素见那暗器是一枚铁锥，淡淡地道：“捣什么鬼啊？”心中暗自着急：“怎么这小姑娘居然识破了我的机关？这可有点难办了。”

田归农只斜晃一眼，并不在意，说道：“苗兄，跟我们走吧！”

他手下一名汉子伸手在胡斐肩头猛力推出，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站开些。这里没热闹瞧。”他见胡程二人貌不惊人，还道是苗人凤的邻居。胡斐也不还手，索性装傻，便站开一步。

苗人凤道：“小兄弟，你快走，别再顾我！只要救出钟氏三雄，苗某永感大德。”胡斐和钟氏三雄都大为感动：“苗大侠仁义过人，虽身处绝境，仍顾旁人，不顾自己。”田归农心中一动，向胡斐横了一眼，心想：“难道这小子还会有什么门道？”喝道：“请苗大侠上路。”

这喝声一出口，屋中五人刀枪并举，同时向苗人凤身上五处要害杀去。

小屋的厅堂本就不大，六个人挤在里面，眼见苗人凤无可闪避，他双掌一错，硬生生地从两人之间挤了过去。五人兵刃尽数落空，喀喇喇几声响，一张椅子为两柄刀同时劈成数块。苗人凤回转身来，站在门口，他赤手空拳，眼上包布，却堵住门不让五个敌人逃出。胡斐本待冲入相援，但见他回身这么一站，已知他有恃无恐，纵然不胜，也不致落败。

那五名汉子心中均道：“我们五人联手，今日若还对付不了

一个瞎子,此后还有什么脸面再在江湖行走?”

苗人凤叫道:“小兄弟,你再不走,更待何时?”胡斐道:“苗大侠放心,凭这些狗崽子,还挡不了我路!”苗人凤说道:“好,英雄年少,后生可畏!”说了这几个字,突然抢入人丛,铁掌飞舞,肘撞足踢,威不可当。

室中这五人武功均非寻常,眼见苗人凤掌力沉雄,便各退开,靠着墙壁,俟隙进击。混乱中桌子倾倒,室中灯火熄灭。屋外两人高举火把,走到门口,苗人凤双目既瞎,有无火光全是一样,那五人却可大占便宜。

猛听得有人纵声大吼,挺枪向苗人凤刺去,这一枪对准他小腹,去势狠辣。苗人凤右腿横跨,伸掌欲抓枪头,哪知西南角上一人悄没声地伏着,倏地挥刀砍出,噗的一声,正中他右腿。这人姓钱,五人中算他武功最强,知苗人凤全仗听声辨器,便屏住呼吸,静静蹲着,苗人凤激斗方酣,自不知他所在,他直候到苗人凤的右腿伸到自己跟前,这才挥刀砍落。屋内屋外众人见苗人凤受伤,齐声欢呼。

钟兆文喝道:“小兄弟,快去救苗大侠,再待一会可来不及了。”

便在此时,苗人凤左肩又中一鞭。他想:“今日之势,若无兵刃,空手杀不出重围。”胡斐也早已看清楚局面,须得将手中单刀抛给苗人凤,他方能制胜,但门外劲敌不少,自己没了兵刃,却也难挡。眼见情势紧急,不暇细思,叫道:“苗大侠接刀!”运起内力,呼的一声,将单刀掷进门去。这一掷力道奇猛,室中五个敌人若伸手来接,手腕非断不可,只苗人凤一人才接得了这刀。

此时苗人凤的左膀正伸到西南角处诱敌,待那人又挥刀砍出,手腕翻处,夹手已抢过单刀,听着胡斐单刀掷来的风势,刀

背对刀背碰碰,当的一声,火花四溅,竟将掷进来的单刀砸出门去,叫道:“你自己留着,且瞧我瞎子杀贼。”

他身上虽受了两处伤,但手中有了兵刃,情势登时大为不同,呼呼两刀,将五名敌人逼得又贴住了墙壁。

屋中五人素知“苗家剑”的威名,但精于剑术之人极少会使单刀,均想你纵然夺得一把钢刀,未必比空手更强,各人齐声吆喝,挺着兵刃又上。只见门外亮光闪耀,又掷进一把刀来,这一次却是掷给那单刀遭夺的姓钱汉子。那人伸手接住,他适才兵刃脱手,颇觉脸上无光,非立功难以挽回颜面,舞刀抢攻,向苗人凤迎面砍去。

苗人凤凝立不动,听得正面刀来,左侧鞭至,却不闪不架,待得刀鞭离身不过半尺,猛地转身,刷的一刀,正中持鞭者右臂,手臂立断,钢鞭落地。那人长声惨呼。姓钱的心惊肉跳,伏身向旁滚开。胡斐大奇:“这一招‘鹞子翻身刀’明明是我胡家刀法,苗大侠如何会使?而他使得居然比我更为精妙!”

屋中其余三人一愣,有人叫了起来:“苗瞎子也会使刀!”

田归农猛地记起:当年胡一刀和苗人凤曾互传刀法、剑法,又曾交换刀剑比武,心中一凛,叫道:“他使的是胡家刀法,跟苗家剑不同。大伙儿小心!”

苗人凤哼了一声,说道:“不错,今日叫鼠辈见识胡家刀法的厉害!”踏上两步,一招“怀中抱月”,回刀轻削,乃是虚招,跟着“闭门铁扇”,单刀先推后横,又有一人腰间中刀,倒在地下。

胡斐又惊又喜:“他使的果然是我胡家刀法!原来这两招虚虚实实,竟可如此变化!”苗人凤曾得胡一刀亲口指点刀法的妙诣要旨,他武功根底又深,比之胡斐单从刀谱上自行琢磨,所知自然更为精湛。

但见苗人凤单刀展开,寒光闪闪,如风似电,吆喝声中,挥

刀“沙僧拜佛”，一人花枪折断，钢刀斜肩劈落，跟着“上步摘星刀”，又有一人断腿跌倒。

田归农叫道：“钱四弟，出来，出来！”他见苗人凤大展神威，屋中只剩下了一个使单刀的“钱四弟”，即令有人冲入相援，也未必能操胜算，决意诱苗人凤出屋用铁链擒拿。但苗人凤拦住屋门，那姓钱的如何能够出来？

苗人凤知此人是使阴毒手法砍自己右腿之人，不容他轻易脱逃，钢刀晃动，将他逼入屋角，猛的一刀“穿手藏刀”砍将出去，呛啷一响，那人单刀脱手。这人乘势在地下滚动，穿过桌底，想欺苗人凤眼不见物，便此逃出屋去。苗人凤顺手抓起一张板凳，用力掷出。那人正好从桌底滚出，砰的一声，板凳撞正他胸口。这一掷力道何等刚猛，登时肋骨与凳脚齐断，那人立时昏死。

苗人凤心知这些人全是受田归农指使，因此未下杀手，每人均使其身受重伤而止。霎时之间五名好手先后倒地，屋外众人尽皆骇然，均想：“这人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，果然名不虚传！若他眼睛不瞎，我辈今日都死无葬身之地了。”

田归农朗声笑道：“苗兄，你武功越来越高，小弟佩服得紧。来来来，小弟用天龙剑领教领教你的胡家刀法！”接着使个眼色，那些手握铁链的汉子上前几步，余人却退了开去。苗人凤道：“好！”他也料到田归农必有阴险后着，但形格势禁，非得出屋动手不可。

胡斐突然插嘴：“且慢！田归农，你要领教胡家刀法，何必苗大侠亲自动手，在下指点你几路，也就是了！”田归农见他适才掷刀接刀的劲力手法，已知他并非寻常少年，但究也没怎么放在心上，向他横了一眼，冷笑道：“你是何人？胆敢口出狂言？”

胡斐道：“我是苗大侠的朋友，适才见苗大侠施展胡家刀法，心下好生敬佩，学了他几招，只好劳你大驾，给我喂喂招了！”

田归农气得脸皮焦黄，还没开口，胡斐喝道：“看刀！”一招“穿手藏刀”，当胸猛劈过去，正是适才苗人凤用以打落姓钱的手中兵刃这一招。田归农举剑封架，当的一响，刀剑相交，田归农身子一晃，胡斐却退了一步。

田归农是天龙门北宗掌门人，一手天龙剑法自幼练起，已有近四十年造诣，功力自比胡斐深厚。两人这一较内力，胡斐便输了一筹。但田归农见对方小小年纪，膂力竟如此沉雄，满以为这一剑要将他单刀震飞，内伤呕血，哪知他只退了一步，脸上若无其事，倒也不禁暗自惊诧。

苗人凤站在门口，听得胡斐上前，听得刀削的风势，又听得两人刀剑相交，胡斐倒退，说道：“小兄弟，你这招‘穿手藏刀’使得一点不错。可是胡家刀法的要旨端在招数精奇，不在以力碰力。请你退开，让我瞎子来收拾他。”

胡斐听到“胡家刀法的要旨端在招数精奇，不在以力碰力”这两句话，心念一动，暗道：“苗大侠这两句话正指出了我刀法的缺陷，跟敌人硬拼，那是以己之短，攻敌之长。”又想起当年赵半山在商家堡讲解武学精义，正与苗人凤的说法不谋而合，心中一喜，大声道：“多谢苗大侠指点。适才你所使刀法，我只试了一招，还有十几招没试。”转过头来，向田归农道：“这一招‘穿手藏刀’，你知道厉害了么？”

田归农喝道：“浑小子，滚开！”胡斐说道：“好，你不服气，待我把胡家刀法一一施展，如我使得不对，打你不过，我跟你磕头。你要是输了，那又怎样？”田归农满肚子没好气，喝道：“我也跟你磕头！”

胡斐笑道：“那倒不用！你若不敌胡家刀法，那就须立时将钟氏三雄放了。这三位钟爷威震两湖，武功修为，可比你高明得太多。若说单打独斗，你连我也打不过，更加不是三位钟爷敌手。单凭人多，又算什么英雄好汉？”他这番话一则激怒对方，二则也是为钟氏三雄出气。三钟双手受缚，听了这几句话，心中大快，对胡斐更不胜感激。

田归农行事本来潇洒，但给胡斐这么一激，竟大大沉不住气，心想：“你小子输了，想磕几个头就了事？有这么便宜事！今日叫你小命难逃我剑底。”左袖一拂，左手捏个剑诀，斜走三步，他心中虽怒，却不莽进，使的是正宗天龙门一字剑法。

众人见首领出手，一齐退开，手执火把的高高举起，围成一个明晃晃火圈。

胡斐叫道：“‘怀中抱月’，本是虚招，下一招‘闭门铁扇’！”口中吆喝，单刀先推后横，正与苗人凤适才所使一模一样。田归农身子闪过，横剑便刺。胡斐叫道：“苗大侠，下一招该当怎样？”苗人凤听他叫出“怀中抱月”与“闭门铁扇”两招的名字，也不怎么惊异，因胡家刀法的招数外表上看去，跟武林中一般大路刀法并无多大不同，只变化奇妙，攻则去势凌厉，守则门户严谨，攻中有守，守中有攻，令人莫测高深，这时听胡斐急叫，眉头一皱，叫道：“沙僧拜佛。”

胡斐依言挥刀劈去。田归农长剑斜刺，来点胡斐手腕。

苗人凤叫道：“鹞子翻身！”他话未说完，胡斐已使“鹞子翻身”砍去。田归农吃了一惊，急忙退开，嗤的一声，长袍袍角已给刀锋割去一块。他脸上微微一红，刷刷连刺三剑，迅捷绝伦，心想：“难道你苗人凤还来得及指点？”

苗人凤一惊，暗叫要糟。却听胡斐笑道：“苗大侠，我已避了他三剑，怎地反击？”苗人凤顺口道：“关平献印！”胡斐道：



“好！”果然是一刀“关平献印”！

这一刀劈去，势挟劲风，威力不小，但苗人凤先已叫出，田归农是武林一大宗派掌门，所学既精，人又机灵，早抢先避开。胡斐跟着横刀削去，这一招是“夜叉探海”。他刀到中途，苗人凤也已叫了出来：“夜叉探海！”

十余招一过，田归农竟给迫得手忙脚乱，全处下风，瞥眼见旁观众人均有惊异之色，剑法即变，快击快刺。胡斐展开生平所学，以快打快。苗人凤口中还在呼喝：“上步抢刀，亮刀势，观音坐莲，浪子回头……”众人见胡斐刀锋所向，竟与苗人凤所叫若合符节，无不骇然。

其实当明末清初之时，胡苗范田四家武功均有声于世。苗人凤为一代大侠，专精剑术，对天龙门剑术熟知于胸，这时田胡两人相斗，他眼睛虽然不见，一听风声即能辨知二人所使的大致是何招数。胡斐出招进刀，其实是依据自己生平所学全力施为，如要听到苗人凤指点再行出刀，在这生死系于一发的拼斗之际，哪里还来得及？只他和苗人凤所学胡家刀法系出同源，全无二致。苗人凤口中呼喝和他手上出招，配得天衣无缝，倒似是预先排演纯熟、在众人之前试演一般。

田归农暗想：“莫非这人是苗人凤的弟子？要不然苗人凤眼睛未瞎，装模作样地包上一块白布，实则瞧得清清楚楚？”想到此处，不禁生了怯意。胡斐的单刀却越使越快。这时苗人凤再也没法听出两人的招数，已住口不叫，心中却在琢磨：“这少年刀法如此精奇，不知是哪一位高手门下？”

倘若他双目得见，看到胡斐的胡家刀法如此精纯，自早料到他是胡一刀的传人了！

众人围着的圈子越离越开，都怕受刀锋剑刃碰及。胡斐一个转身，见程灵素站在圈子之内，满脸关切的神色，登时体会到